

“胃不和则卧不安”辨

廖鸿灵(浙江省卫生学校 浙江 310009)*

关键词: 胃不和;卧;喘息;辨析

“胃不和则卧不安”语出《素问·逆调论篇第三十四》。历代医家对此理解不一,认为胃气不和就使得睡眠不安(即“不寐”)者,不在少数。临床上许多医者还往往将此语引证为睡眠不安的病机。笔者认为以上观点是值得商榷的。那么《内经》中“胃不和则卧不安”究竟是何意呢?

首先,从这句话的语言环境来加以考察。《素问·逆调论篇第三十四》原文记载如下:

“帝曰:人有逆气不得卧而息有音者;有不得卧而息无音者;有起居如故而息有音者;有得卧,行而喘者;有不得卧,不能行而喘者;有不得卧,卧而喘者。皆何脏使然?愿闻其故。岐伯曰:不得卧而息有音者,是阳明之逆也,足三阳者下行,今逆而上行,故息有音也。阳明者,胃脉也,胃者,六腑之海,其气亦下行,阳明逆不得从其道,故不得卧也。《下经》曰:胃不和则卧不安。此之谓也。夫起居如故而息有音者,此肺之络脉逆也。络脉不得随经上下,故留经而不行。络脉之病人也微,故起居如故而息有音也。夫不得卧,卧则喘者,是水气之客也。夫水者,循津液而流也,肾者,水脏,主津液,主卧与喘也。帝曰:善。”

在这段话中,黄帝提出了六个问题。岐伯虽然只回答了六个提问中的三个,但是显而易见“胃不和”是脏气上逆的病因之一。纵观这段对话,话题始终围绕“逆气”而展开。黄帝询问“逆气”及其症状的原因,岐伯回答“逆气”的病因病机。岐伯指出,“逆气”的病机在于胃、肺、肾三脏之变。在这一语言环境中,“胃不和则卧不安”与睡眠不安之“不寐”实不相干。“不寐”一证虽病因纷繁,思虑劳倦、内伤心脾、阳不交阴、心神不交、阴虚火旺、肝阳扰动、心胆气虚等皆可致病,且还可伴随头痛、眩晕、心悸、健忘诸证同时出现,但是“不寐”

之证属心系疾病,其病机皆与心神、情志有关。这是众所周知的。此类论述在《景岳全书》《类证治裁》《沈氏尊生书》《张氏医通》中已有详述,此不赘言。然而在黄帝与岐伯的对话中,只字未及“心神”与“情志”。将“卧不安”与“不寐”强拉硬扯到一块,不能不令人生疑。

另外,在黄帝与岐伯对话这一语言环境中,从语言逻辑的角度来分析,在同一个话题之下,思维应保持同一性,概念应前后一致。“卧”字多处出现,若将“卧”释为“睡眠”就很难自圆其说。从岐伯回答黄帝的三个问题看,“不得卧而息有音者”说的是胃气上逆,“有起居如故而息有音者”是“肺之络脉逆也”,“夫不得卧,卧则喘者,是水气之客也”。“水气之客”即“肾水客肺”,是肾气逆乱之故。只有第二个问题没有讲到“不得卧”而是“起居如故”,这当是“得卧”的,其原因岐伯讲得很清楚,那是因为“络脉之病人也微”。由此推论“有不得卧,不能行而喘者”比“起居如故而息有音者”疾重,不可能是“肺之络脉逆”,而当属肺气上逆所致。暂且不论“卧”字作何解释,在这一语言环境中,有一点是很明显的:“胃不和则卧不安”,“肺不宣”、“肾不调”同样是“卧不安”的。后世医家把“卧”理解为“睡眠”,把“胃不和”作为“睡眠不安”的原因,那么为什么不把“肺不宣”、“肾不调”也作为“睡眠不安”的原因呢?当然,果真如此,将贻笑大方。

其次,从文字学角度来加以考察。东汉·许慎所著《说文解字》集古文经学训诂之大成,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分析字形和考究字原的字典,为后代研究文字最重要之根据。其对“卧”字的解释是:“卧,伏也。从人臣,取其伏也。”这样的解释虽然较简洁,但是基本概念已明确。“卧”与“睡眠”

相去甚远。当然“睡眠”少不了“伏”，但“伏”并不一定就是“睡眠”。“睡眠”应当是“目闭神藏”，并非“伏”了之。历代文字学家和文字学著作对许慎的解释作了进一步阐述。清·段玉裁所著的《说文解字注》对“卧”字的字形是这样分析的：“臣下曰象屈服之形，故以人臣会意。”《康熙字典》释“卧”为“人臣事君俯倮也。”因此，“卧”的本义是很清楚的，就是臣子“伏”着或“俯倮”事君之义。从其本义出发，而形成的基本义是“伏着、趴着、躺着”。这与“睡眠”在形式上虽有相同之处，但在“目闭神藏”的本质却并不相干。

另一个容易混淆的问题是《说文解字》中两个与“睡眠”有关的字都释为“卧”。这两个字是“寐”和“寢”。“寐，卧也”；“寢，卧也”。应当指出这样的解释过于笼统和简单。究其原因，可能是因为“寐”与“寢”均须“卧”，故而释之。这其实并没有揭示“寐”与“寢”的本质特征。后人将“卧”与“睡眠”混为一谈，也可能源于此。清代文字学家对此作了深入辨析，功不可没。段玉裁说：“寐，俗所谓睡着也。”在注《说文》之“卧”字时，他又指出：“卧与寢异，寢于床。《论语》‘寢不尸’是也。卧于几，《孟子》‘隐几而卧’是也。卧于几。故曰伏。”并进一步阐述说，此为“析言之”，“统言之则不别”。清·朱骏声《说文通训定声》辨析得更详尽：“按在床曰寢。病寢曰寢，隐几曰卧，合目曰眠，眠而无知曰寐，睡不脱冠带而眠曰假寐。”由此可见，“卧”、“寢”、“寐”三者界限很分明。用现代汉语解释，“卧”就是躺着，“寢”就在躺在床上，“寐”就是躺在床上，并且睡着。正因为如此，所以《公羊传僖公二年》才有“寡人夜者寢而不寐”之说。《国语·晋一》也有“今夕君寢不寐”的记载。

还有一点必须指出，因为“寢”、“寐”都有“卧”的动作和过程，因此可借代，统而言之“寢，卧也”，“寐，卧也”。但是决不可反过来说：“卧，寢也，寐也。”在现代汉语中“卧”与“睡眠”也是有明确界线的。“卧”强调的是一种行为动作和状态，“睡眠”则是一种心理和精神活动。即便在现代汉语中有将“卧”引申、假借为睡眠的，也不能以今例古。在《内经》成书之年，决不可能作此种相差十万八千里的引申或假借，这不符合汉语和汉字发展的历史本来面目。

再次，从其他医注家的论述来加以考察

后世医注家对“胃不和则卧不安”的评注也不乏实事求是者。如唐·王冰治学严谨，博采众长，反复校对，撰成《注黄帝素问》二十四卷。对这一经文作了恰如其分的评注。明·马蒔的《黄帝内经素问灵枢注证发微》，清·张志聪的《黄帝内经素问灵枢集注》等的注解均是严谨慎重的。限于篇幅，恕不详述。

从《内经》稍后的《金匱要略》来看，张仲景论痰饮时指出：“咳逆倚息，气短不得卧，其形如肿，谓之支饮。”由此人们可以体会到张仲景所谓“不得卧”乃“咳逆倚息气短”所致，从而悟得“卧”与“寐”是大相径庭的。隋·巢元方《诸病源候论》论气病诸候篇中也提到“胃不和则卧不安”是逆气候的病因之一，与“睡眠”无关。近代中西医汇通派张锡纯在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中几次谈到胃气上逆迫肺而喘之证，与“睡眠”也无关。当代上海中医文献馆编的《哮喘专辑》则将“胃不和则卧不安”作为喘息之病机加以引证。

1981年，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《黄帝内经素问校注语译》一书。作者为古汉语和医史医籍专家郭霭春先生，几十年致力于《黄帝内经素问》一书的研究工作。他收集古往今来的大量资料，去伪存真，使许多存疑得以冰释。其对“卧”的解释是“卧下”。1995年，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白话黄帝内经》对“卧”的解释也是“卧下”。这都是忠于原作的。

综上所述，笔者认为将“卧”理解为“睡眠”是不妥的。“胃不和则卧不安”实际上是属上气喘急等证。“卧不安”指喘息不安，即西医学所谓“端坐”或“不能平卧”。此类症状在西医学的哮喘、慢支伴感染、肺心病、心衰、高度水肿等病症中是司空见惯的。临床上，许多心血管疾病、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往往因过食或并发胃肠道疾患，造成呼吸困难加重，喘息不得平卧。西医学的观点认为，此类病人饱食多饮，胃肠负担过重，影响到横膈活动，从而使心率加速，血容量和耗氧量增加，出现呼吸困难。这与祖国医学的直观描述是相吻合的。

本文是笔者对“胃不和则卧不安”这一经典论述的初浅认识。由于学识浅薄，缺乏更多资料查证，以上管见难免有主观臆断之处，望同行们批评指教。

(收稿日期:1997-10-15)